

2022年国际形势动荡不安，美联储加息和地缘政治风险交织，避险资本流动推动美元走强。

2022年全球通胀压力高企，除中国外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胀率大幅飙升，美国全年平均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超过8%，创40年来最高水平。自2022年3月开始，美联储全年共7次加息，累计加息425个基点，成为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总体加息幅度最大的年份，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达到近15年来最高水平，给全球外汇市场带来较大冲击和压力。在美联储加息带动下，全球迎来“加息潮”，全年有超过90个经济体都先后开启了加息模式。

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成为2022年全球金融市场最大的“黑天鹅”。乌克兰危机显著推升了大宗商品价格，为全球通胀推波助澜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此次危机将地缘政治矛盾显性化，在货币领域表现为全球货币体系加快了“去美元化”和“多极化”步伐，大国货币博弈引人注目，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平添新的不确定性，全球外汇市场波动加剧。

在美元强势背景下，全球外汇市场波谲云诡，非美货币普遍走弱。美元指数在2022年前三季度保持上涨趋势，从年初的95左右上涨至9月末的接近115，涨幅约20%；10月以来美元指数震荡走弱，全年上涨约9%。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，2022年美元对发达经济体货币升值近8%，对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4%。

国际清算银行（BIS）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有12种货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超过10%，其中斯里兰卡卢比和阿根廷比索贬值超过40%、土耳其里拉贬值接近30%，仅有8种货币对美元升值（见表1）。如果考察2022年前三季度的非美货币波动情况，其贬值程度则更加显著。

2022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，弹性增强。

2022年第一季度，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，小幅震荡。

从4月中旬开始，由于美元指数已经出现较大幅度上涨，叠加3月中旬美联储开启加息，人民币汇率出现了持续约1个月的贬值；

随后在6.70 ~ 6.75的区间波动，
直至8月中旬。

9月，美元指数站上114，创20年新高，人民币汇率也随之出现一轮持续时间较长、但速度相

对上半年较为温和的贬值，

在11月初一度跌破7.3。

随后，人民币汇率开始震荡攀升并于12月底重新回到7以内。

就全年来看，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在全球货币中居中间位置（见表1）。2022年，美元指数上涨7.8%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美元贬值8.5%，但人民币BIS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仅小幅下跌2.4%，表明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保持稳定。纵观SDR篮子货币，欧元对美元贬值5.8%，年内一度跌破1：1平价；英镑对美元贬值超过10%，日元贬值幅度甚至超过20%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亚洲货币在美元强势背景下普遍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。考察1997年以来亚洲主要货币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，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，多数亚洲货币的汇率迄今仍未回升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，部分货币的汇率甚至创出历史新低（见表2）。截至2022年2月，排除实行联系汇率制度的港元和稳定化安排的新加坡元，仅人民币较亚洲金融危机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。

2022年日元和人民币贬值节奏不一致，其他亚洲货币主要跟随人民币波动。2022年3月，随着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，日元汇率先出现较大幅度贬值，在20天内贬值超过6%，此阶段人民币微贬不足1%。亚洲其他货币也未受到日元贬值的显著影响，有的甚至小幅升值。9月，人民币贬值接近4%，尽管日元汇率基本稳定，但亚洲其他货币大都同步跟跌人民币。

从2022年亚洲货币的表现看，人民币和日元在亚洲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有所置换。人民币之所以能在亚洲地区表现出“货币锚”的作用，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持续上升。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，中国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，成为了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，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。1996 ~ 2021年，中国的货物出口占全球比重从3.0%升至10.5%，而日本则从5.9%降至3.2%。与此同时，人民币跨境收付规模持续攀升，2021年超过36.6万亿元，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已经实际发挥出货币锚作用。

汇率是联结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的重要变量。国家之间经济基本面强弱是决定汇率的基础因素，长期汇率升值意味着该国经济向好，短期汇率过度波动将影响市

场稳定，汇率稳定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。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结构、国际收支结构、金融结构等比较相似，更容易出现“羊群效应”和竞争性贬值。随着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，人民币汇率的稳健和韧性不仅有利于我国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，还能够稳定亚洲其他货币预期，避免出现竞争性贬值和风险互溢等预期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，对整个亚洲地区都有正向积极影响。■

(责任编辑 张林)